

最后一次幽会

伊万·布宁散文集

陈摇馥摇译

布宁和他的散文

陈摇馥

伊万·布宁(1898—1995)被誉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坛最后一位经典作家。要得到“经典作家”的桂冠,必需在两个方面有突出的成就,其一是文学方面,其二是语言方面。这两方面又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而布宁因为他在文学和语言两方面的造诣,理应得到“经典作家”的桂冠,虽则因为若干非文学的原因,人们有时不便承认或认识这一点。

布宁出生于俄罗斯中部奥廖尔省,是一个古老贵族世家的末代子孙。在他之前,这个地区已经产生了以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为首的一批俄国大作家,构成培育他在文学上成长的肥沃土壤。此外,他的先辈中也不乏著名的文人学士,更给他提供了家学的渊源。

他十七岁就开始发表诗作,他是作为一位诗人登上俄国文坛的。虽然他没有像普希金那样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也没有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诗歌形式,但是他自有一种细腻精确的描绘手法,加上如歌的语言,很早就显露了出众的才华。例如他的著名长诗《叶落时节》就是用描写入秋以后俄罗斯森林中的种种变化,从日月星辰、花草树木的色彩到鸟兽昆虫的一动一静,来展示俄罗斯金秋之美。他的许多小诗往往准确而别具匠心地绘出一幅幅情景画。作者曾于1924年以诗集《叶落时节》和所译美国诗人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获普希金奖。

不过布宁的创作成就主要在小说、散文方面。苏联著名作家阿·

特瓦尔多夫斯基曾经说,布宁“把俄罗斯式的短篇小说或不大的中篇小说体裁发展到高度完美的程度。这种体裁的小说结构自由,容量异常大,不受情节的约束,仿佛直接来源于作者在生活中观察到的人和事,往往没有‘闭合’的结尾……”又说,“这种俄罗斯文学体裁的最高发展形式是同契诃夫的字连在一起的,而契诃夫是布宁崇拜的三位文学之‘神’当中的一位(另外两位是普希金和托尔斯泰)。”

俄罗斯文学原本只有“诗”(поэзия)和“文”(проза)之分,而没有我们所谓的“散文”和“小说”之分。布宁的许多短篇,着眼点并不在塑造人物或编织故事,而在借情景抒发某种情愫,尤其是宣泄自己的怀旧、伤悼情绪。这样的作品究竟是我们所谓的“散文”还是“小说”,很难界定。

说到布宁的伤悼情绪,这几乎成了他的创作的主要特色之一。在他看来,上一个时代有过灿烂的贵族文化、充实丰满的庄园生活,如像《安通苹果》等他的一些早期作品所描写的那样。时间越久,那个世界在他心目中似乎越美,越富于诗意。他珍爱那个世界的“美”,反复咀嚼品味,把它理想化。然而,就在当时,他也看到了那个世界的污浊,预感到那个世界濒临崩溃。这是忠于现实的必然结果。从1905年至1914年他创作的中篇小说《乡村》就充满了危机感。《轻轻的呼吸》(1915)难道不是作者的忧虑的另一种表现?《爱情学》(1916)是布宁的精品之一,那个成为主人公童年的梦的世界,如今只剩下熊蜂的干尸。1917年作者还在一首小诗中这样写道:

黑绒绒的熊蜂,金色衣肩,
呜呜地哼着悲凉的歌……

你不会知道人的心思,
田园早已荒芜
凄风即将把你的干尸

吹进野蒿丛中！

自《乡村》问世以后，布宁还写过许多反映当时俄国农村现实的作品，但是看不到农村的活力和希望所在。

《旧金山来的绅士》是布宁笔下难得的一篇富于哲理的批判性强的作品，为世人所称道。

1922年以后，布宁侨居国外，诀别了他“爱得心痛”的故土，脱离了他的根。从此他更是只能在回忆和伤悼中度日了。

作者似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美”一旦出现，便永远凝固，成为过去，不会再现，正如他在一首小诗里哀叹的：

如果你们和解，如果你们重逢——

摇摇她已不再是昔日的她！

谁能挽回你们决绝的那个黄昏，

摇摇忧郁的眼中闪着泪花？

光阴飞逝，昔日只留下

摇摇无谓的遐想，

只有花儿——你们新婚时正开放，

摇摇还有一张褪色的相片！

他似乎也认为，结婚就是爱情的坟墓，结婚会使爱情失却浪漫、神秘的光环，失却对美的追求。建立家庭、生儿育女，在他看来是“可怕的庸俗”。《鲁霞》所描写的恋情正是因为没有结果而成了永远凝固的美。

《不相识的朋友》中的女主人公甚至害怕收到对方的回信。《高加索》所描写的那一段恋情又会有什么结果呢？《穆莎》（译者以为有可能隐指“灵感”）使人想起卡门所唱的“爱情像一只自由的鸟……”作者最珍贵的《净身周一》更将性爱升华为无性的激情。

布宁出版了以《旧金山来的绅士》为名的短篇小说集和长篇自传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之后，他的名声传遍了欧洲。1938年他成为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作家。

此后他更深居简出,潜心创作。1936年在纽约出版以《暗径》为名的包括 15 篇作品的短篇小说集,1939年在巴黎出版的《暗径集》收入 18 篇作品(本书选译《暗径》至《小教堂》共 15 篇)。作者在这个集子上辛勤耕耘了 3 年多,这些作品是他自认为艺术上最成熟的。它们表面上互不关连,但却有着共同的主题,那就是爱、生与死。布宁认为,爱,即使单相的爱,也是极大的幸福。他似乎是经过一条条心灵深处的暗径去重温旧梦,和他失去的世界沟通。有俄罗斯评论家说,《暗径集》所描写的情爱不过是一副副面具,掩盖着作者对故土的血肉的依恋。这种依恋,在他认为写得最好的《挣身周一》中得到了升华。《暗径集》既是作者的悲剧,也是他的幸福所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宁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坚信俄罗斯必将胜利。他本人一直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1942 年 12 月 15 日,巴黎各报刊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侨居法国境内的帝俄国民以及丧失苏联国籍的人员恢复苏联国籍的命令,布宁曾经在报上发表声明,说这是苏联政府的宽大政策,是俄国侨民生活中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谈到自己,他却犹豫地说:“您明白吗,我这么大年纪再回到我曾经像只山羊一样蹦过来跳过去的故乡,实在太难了。所有的朋友,所有的亲人都已入土。只能到墓地上去走走了。”

《契诃夫》、《托尔斯泰》是两篇回忆录,也是部分地记述了布宁本人的思想和生活的珍贵文献。

阿·特瓦尔多夫斯基三十年前为布宁作品九卷集作序的时候曾经说:“布宁在时间上是最后一位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家。如果不想有意降低对创作技巧的要求,有意培植淡而无味、语言贫乏、没有个性的诗文,我们就没有权利将他的经验置诸脑后。布宁的文笔一反那种为形式而形式的人所玩弄的雕虫小技,显得鲜明质朴。从时间上来说,他确实是最接近我们的典范……”

今天,在我国也存在着不够重视语言文学修养的现象,多介绍一些语言大师的作品是不无裨益的。

本书收入的《末日》、《卡济米尔·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旧金山来的绅士》、《暗径》、《大乌鸦》五篇曾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1年出版的《布宁中短篇小说选》,这次又经我重新校订。在此,谨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表示衷心的感谢。

1985年冬 北京

目摇录摇

布宁和他的散文

陈摇馥

安通苹果

员

最后一次幽会

员远

末日

圆缘

爱情学

猿圆

旧金山来的绅士

源圆

轻轻的呼吸

远猿

卡济米尔·斯坦尼斯拉沃维奇

远怨

阿昌的梦

苑愿

耶利哥的玫瑰

怨源

陈年旧事

怨远

不相识的朋友

员源

盲人

员猿

苍蝇

员缘

树皮鞋

员怨

书

员圆

暗径

员源

高加索

员圆

叙事诗

员缘

斯乔帕

员圈

穆莎

员愿

更深夜静

员緣

鲁霞

员圆

傻丫头

员猿

祖母绿

员源

狼

员远

大乌鸦

员怨

净身周一

员远

小教堂

圆园

契诃夫

圆猿

托尔斯泰

圆缘

安通苹果

—

.....我记得那晴朗的初秋。八月中旬 ,在圣拉弗连季节前后下了几场小雨 ,是及时雨 ,好像有意为秋播下的。俗话说 :“拉弗连季水不大 ,秋冬日子乐开花。”接着是小阳春 ,田野里结了许多蛛网 ,这也是好兆头 :“小阳春 ,蛛丝挂 ,秋天果子大 ”.....我记得那晴和的黎明.....我记得那枝叶变得稀疏而且枯干的满目金黄的大果园 ,我记得槭树间的一条条小径 ,落叶的清香 ,还有安通苹果、蜂蜜和秋的爽人的气味。空气多么洁净 ,似乎根本不存在。园子里到处是人声车声。租种园子的果贩们雇了些农民来摘苹果 ,要连夜运进城去——一定得夜里运 ,躺在大车上仰望繁星的天空 ,闻着爽人的空气中一丝煤焦油味儿 ,听着一长串运货马车在黑暗中沿着大路小心翼翼地轧轧作响 ,那有多美啊 !摘苹果的农民啃着一只又一只的苹果 ,发出清脆的声音。这已经成了惯例 ,果贩非但不制止 ,反倒说 :

“干吧 ,吃个够 ,有什么办法 !收蜜的时候人人都吃蜜。”

打破这凉爽清晨的宁静的 ,只有园里花楸树丛中吃饱了的鸫鸟的咕咕低鸣 ,人声 ,以及苹果落进木斗木桶里发出的喑哑的笃笃声。在稀疏了的园子里望得见远处一条大路通向一个用麦秸盖着的大窝棚 ,夏天果贩们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到处是苹果香味 ,而那里尤其浓烈。窝棚中铺了几张床 ,备有一支单筒猎

枪,一个泛铜绿的茶炊,角落里还有些杯盘。外面扔着粗席、木箱、破烂家什,挖了一眼土灶。中午就用这灶煮上好的猪油粥,傍晚烧茶炊,长长的青白色炊烟在园中果树间散开去。若逢节日,窝棚旁边简直就是个集市,不时有红头巾在树后闪过。独院小地主的活泼的女儿们穿着无袖长裙,搽得香喷喷的,这里一群那里一伙;“老爷”家的小姐们穿着乡气的漂亮粗布盛装。年轻的管家婆有孕在身,她那睡眼惺忪的大脸盘摆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活脱儿是只霍尔莫戈雷大母牛。她的发辫从两边盘到头顶上,再罩几层方巾,那头就像长了两只犄角,而且其大无比。她脚下是一双钉了掌的半统靴,不便活动。她的坎肩是波里斯绒的,围裙很长,呢裙是深紫色底带红砖色条纹的,裙边还镶了一圈宽宽的金绦带……

“管家婆!”果贩摇头晃脑地说,“这样的如今难找了……”

穿白色麻布衬衫和短裤的男孩子们光着头,赤脚迈着碎步三三两两不断走上前来,同时警惕地斜睨着拴在苹果树下的毛蓬蓬的看羊狗。每次自然只有一个孩子买苹果,因为只花得起一个戈比,或者拿一个鸡蛋来换,不过买的人很多,生意兴隆。那穿一身常礼服、一双黄长筒皮靴的患肺癆病的果贩兴高采烈。他和他“收容下来”的半疯半傻的大舌头兄弟一面做买卖一面说俏皮话,有时还拉一拉图拉制的手风琴。直到傍晚都有许多人聚集在园子里,窝棚旁边人声笑语不绝于耳,间或甚至传来舞蹈的顿足声……

入夜气温下降,露重而又寒冷。你闻足了打谷场上那新麦秸、新糠粃的香味,精神抖擞地经过园中成堆的苹果回家去吃晚饭。

傍晚冰凉的空气格外清晰地传来村里的人语或开门关门的吱扭声。天一黑,又有了别的气味——园中生起篝火,樱桃树枝冒着扑鼻的香烟。夜幕下园子深处出现一幅迷人的图画:窝棚

旁边燃着一团熊熊烈火 ,好像地狱的一角 ,周围有一些仿佛用乌木刻出的剪影在活动 ,而这些剪影又在苹果树上投下巨大的游移的黑影。时而有一只几俄尺长的黑手搁在整株苹果树上 ,时而两条黑柱般的腿清晰地显现出来。忽然间 ,它们一齐从苹果树上滑了下去 ,躺在从窝棚到棚门的整条林间小径上……

夜深了 ,村里的灯火都已熄灭 ,如钻石般亮晶晶的北斗七星高悬在天上 ,你再一次跑进园子里去 ,踩着沙沙作响的干叶摸黑来到窝棚跟前。这块空地比别处亮一些 ,抬头可以看到天河。

“是您吗 ,少爷 ?”不知是谁从黑暗中轻声问道。

“是我。你们还没睡 ,尼古拉 ?”

“我们不能睡。夜深了吧 ?像是火车来了…… ”

我们仔细听了许久 ,分辨着大地的颤动。那颤动逐渐变为轰鸣 ,越来越响 ,终于像是到了园子外边。车轮加快了敲击的节拍 ,一列客车隆隆地飞驰而过……渐近 ,渐强 ,渐凶……忽然弱下去 ,消逝了 ,似乎钻入地下……

“尼古拉 ,你们的枪呢 ?”

“就在木箱旁边。”

你举起那铁棍一般重的单筒猎枪放一枪。随着一声爆炸的巨响 ,一股鲜红的火焰冲向天空 ,倾刻间使人目眩 ,星星也没了光辉 ,一串生气勃勃的回声在天边滚滚而过 ,远远地消逝在清新敏感的空气中。

“嘿 ,真棒 !”果贩说 ,“放吧 ,放吧 ,少爷 ,不然要倒大霉 !埂子上的杜梨又给偷光了…… ”

流星划破了黑暗的天空。你久久地望着那挤满各种星座的墨蓝色深处 ,直到脚下的大地浮动起来。于是你身心为之一震 ,把两手藏进袖筒里 ,赶紧沿着林间小径回屋去……外面真冷 ,露水真重 ,可是活在世上真好 !

二

“安通苹果大 ,今年年成好。”如果安通苹果长得好 ,乡下日子就好过 ,粮食准丰收……我记得一个丰收年。

大清早 ,鸡刚叫 ,一家家农舍就冒起了黑烟。打开面向荫凉的园子的窗户 ,园中还浮动着一抹淡紫色的雾气 ,有的地方透过来耀眼朝霞的光辉。你急不可待地命人备马 ,自己则跑到池塘边去洗脸。岸边的柳树几乎落尽了叶子 ,树枝间清晰可见碧玉般的天空。柳树下池水澄澈 ,可是砭人肌肤 ,看上去似乎很重。这水立时赶跑了睡意。洗罢脸 ,在下房跟雇工们一起吃罢热土豆和撒了粗盐粒的黑面包 ,舒舒服服地跨上滑溜溜的皮马鞍 ,经过维谢尔基村去打猎。秋季教堂节日比较多 ,人们都穿得整整齐齐 ,心情也格外好 ,村子的面貌焕然一新。若是年成好 ,打谷场上金灿灿的粮食堆积如山 ,河上一早就有群鹅大声鸣叫 ,乡下的生活真不错。何况我们维谢尔基自古就是个富裕村 ,远近闻名。这里的老人长寿——长寿是富裕的第一个明证 ,而且身材高大 ,毛发白如霜雪。只听见人说 :“阿加菲娅八十三岁才死 !”或者 :

“潘克拉特 ,你什么时候死啊 ?得活到一百吧 ?”

“您说什么 ,老爷 ?”

“我问你多大年纪啦 !”

“不知道 ,老爷。”

“你还记得普拉东·阿波隆内奇吧 ?”

“怎么不记得 ,老爷 ,记得清楚着呢。”

“我就说嘛 ,你顶少也有一百岁了。”

老头在东家老爷面前挺直身子 ,露出温顺而自责的笑容 ,似乎想说 ,有什么法子呢 ,真不该活这么久。如果不是在圣彼得节

吃了葱 ,他大概还要活得更长久些。

他的老伴我也记得 ,经常坐在台阶上一张小板凳上 ,弓着背 ,晃着脑袋 ,两手抓住凳子吁吁喘气 ,不知在想什么。村妇们说她想的 “准是她的财宝 ” ,因为她的那些大木箱里有的是 “财宝 ”。她似乎听不见别人说话 ,哀愁地扬起眉毛茫然望着远方 ,晃着脑袋 ,像是在奋力回想着什么。这老太婆个子很大 ,看上去不知是哪朝哪代的人。她身上的呢裙几乎可以说是上一个世纪的 ,麻绳鞋是死人穿的那种 ,脖子的皮肤又黄又干 ,人字棉布衬衫雪白雪白 ,“简直可以就这么入殓了 ”。台阶旁边有一块大石头 ,是老太婆亲自为自己买来做墓碑的。殓布也是如此 ,那是块极好的殓布 ,上面有天使、十字架 ,四边还印着祈祷文。

维谢尔基村的农家院也和它的老人相称 ,都是砖砌的 ,祖传下来的。像萨韦利、伊格纳特、德龙这样的富裕农民盖的房子都是两三栋连成一气 ,因为这个村还不兴分家。这样的人家都养蜂 ,以有铁青色的比曲格种马而自豪 ,宅院也收拾得井井有条。打谷场边密密麻麻地种着大麻 ,烘干脱粒棚顶上的麦秸铺得像梳过一般整齐 ,干草棚和粮仓都安了铁门 ,里面存放着粗麻布、新的短皮袄、纺车、有金属饰物的马具、带铜箍的斗。大门和雪橇都烙上了十字。记得我曾经一度觉得务农是一桩极其诱人的事业。在阳光明媚的早晨 ,骑马从村里走过 ,心里总想 :割草 ,脱粒 ,在打谷场的草垛上睡觉 ,逢节日天明即起 ,一面听着从大村里传来的浑厚悦耳的祈祷前的教堂钟声一面在水桶旁洗脸 ,穿上干干净净的大麻布衣、大麻布裤、带鞋掌的结实的长筒靴 ,可有多美啊 ?如果还有一位穿节日服饰的健壮美丽的妻子跟我一起去做礼拜 ,然后到有一把大胡子的丈人家去吃午饭 ,饭桌上有用木盘盛着的热气腾腾的羊肉、细面做的面包、鲜蜜、家酿啤酒 ,那就再满足不过了 !

中等贵族的生活方式在我的记忆中 (不久前)与富裕农民

的生活方式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同样勤于持家 ,同样是传统的自给自足。比如坐落在离维谢尔基村约十二俄里处的我姑母安娜·格拉西莫夫娜的庄园就是如此。跑到那里往往天已大亮。若是还牵着几群狗呢 ,只好让马溜蹄走 ,再说碰上凉爽的大晴天在开阔的野外走走是很惬意的事 ,也就不想赶路了。那一带地势平坦 ,眼界宽阔。天空是那么清淡 ,无垠 ,高远。灿烂的阳光在一侧闪耀 ,雨后被大车碾过的土路上留下许多油污的车辙 ,像铁轨一样闪闪发光。两边是大片大片长出绿油油的嫩苗的秋播作物。一只鹰不知从什么地方冲上澄澈的天空 ,招展着尖尖的双翼 ,忽然在一个地方静止不动了。一根根清晰可见的电线杆朝明朗的远方奔去 ,上面的电线有如银质的琴弦 ,直滑向明朗的天边。一些红脚隼蹲在电线上 ,简直就是五线谱上的黑色音符。

我不知农奴制为何物 ,没有亲眼见过 ,但我记得在安娜姑妈家我感觉到了。一走进院子就会发现农奴制在那里还是活生生的存在着。姑妈的庄园不大 ,然而古老 ,坚实 ,四周有上百年的白桦树和柳树环抱。院内的房屋不高 ,但是实用 ,而且很多。它们像是由发黑的橡树圆木连成一气 ,顶上盖着麦秸。显得大一些 ,或者不如说长一些的 ,是那间已经发黑的下人房 ,家奴中残剩下来的几个老头子老婆子、貌似堂吉诃德的退休老厨子有时从屋里探出头来。从前若是有人由外面来 ,他们都要毕恭毕敬地迎接 ,深深地向来人鞠躬。白发苍苍的马车夫从车棚出来去牵马 ,一路都不能戴帽子。他本是姑妈的前导马御手 ,如今只为她赶车去做礼拜了——冬天赶有篷有门窗的轎车 ,夏天赶结实的包铁马车 ,像神父坐的那种。姑妈家的园子是远近闻名的不加修饰 ,有许多夜莺、斑鸠和苹果。她的房子呢 ,却是以其屋顶出名的。那房子坐落在整个庄院的上首 ,紧靠园子 ,有椴树枝叶拥抱着。房子矮矮的 ,并不壮观 ,然而在高得不寻常、厚得也不寻常、因年深日久变得既黑又硬的麦秸顶下却显得那么坚固 ,根

本不像百年老屋。它的正面在我看来总像有生命,犹如压在大帽子底下的一张老人的面孔,睁着两只凹陷下去的眼睛——那是经过日晒雨打玻璃成了珠母色的窗户。窗户两旁都有台阶,是带圆柱的老式大台阶。山墙上总是蹲着吃得饱饱的鸽子,数不清的麻雀阵雨般从这间屋顶撒向那间屋顶……置身于这个家园之中,这片碧玉般的秋的晴空之下,客人觉得舒适极了!

一进屋,首先闻到的是苹果香,然后才是旧红木家具、干椴树花(从六月起一直摆在窗台上)的气味……所有的房间,无论是前室还是客厅,都凉爽而阴暗,因为屋子四周有树木环抱,而上层窗玻璃又都是彩色的,或蓝或紫。处处是一片幽静的气氛,而且一尘不染,虽然那些圈手椅、有镶嵌物的桌子、带一圈窄窄的涂金花饰的挂镜似乎从来没有人挪动过。屋里传来一阵咳嗽的声音,姑妈出来了。她个子不大,然而也像周围的一切,看上去很硬朗。她披一块很大的波斯披巾,挺神气,却又挺和蔼。谈话总是围绕着陈年往事、遗产,而谈话一开始,待客的吃食也就跟着端出来了,先是杜梨、安通苹果、“白太太”苹果、波罗文卡苹果、红黄色的甜苹果,然后是一顿美美的午餐,有熬得通红的火腿豌豆汤、填馅儿鸡、火鸡、卤鱼卤菜、蜜蜜甜的劲大的红克瓦斯……面向园子的窗格推上去了,使人振奋的凉爽的秋风吹进屋里来……

三

这些年支持着地主们那日益衰败的气派的只有打猎了。

从前像安娜姑妈家这样的庄园并不稀罕。即便是那些一年不如一年的,仍然大手大脚地过日子,还有大片的地产,二十俄亩左右的园子。个别的一直存留至今,但已没了生气……没了三驾马车,没了供人骑的吉尔吉斯马,没了猎犬,没了家奴,也没

了拥有这一切的主人 ,像我已故的内兄阿尔先尼·谢苗内奇这样的爱行猎的地主。

九月一过 ,我们的园子和打谷场就空了 ,这时节天气往往骤变。风整天价撕扯着树木 ,雨从早到晚往它们身上浇。偶尔在傍晚时分 ,西边天上一线夕阳的金光会从压得低低的乌云间穿过来 ,空气清新澄澈 ,阳光在枝叶间眩目地闪耀。一阵风吹来 ,枝叶们便像有生命的网似的晃动。北边那浓重的铅灰色云层之上的稀薄的蓝天寒冷而明亮 ,群山样的雪白的絮云慢慢从铅灰色的云层后面浮现出来。站在窗前心里不由得想 :“也许天要放晴了。”可是风力并未减小。它搅得园子不安宁 ,它不停地揪着由下房烟囱里冒出去的黑烟 ,重新聚集起一团团灰色的雨云。这些雨云压得很低 ,跑得很快 ,像烟雾般遮住了太阳。太阳失去了光辉 ,开向蓝天的窗户关上了 ,园子变得萧索乏味 ,雨又下起来……起初撒下几点 ,像是小心翼翼地 ,接着越来越密 ,终于变成暴风雨 ,天昏地暗。漫长的、使人心神不安的夜降临了……

经过这样的折腾 ,园子几乎光了 ,带着遍地湿叶悄无声息地、驯服地立在那里。不过等天再晴开 ,十月初那万里无云的寒冷的日子——与秋告别的节日来临 ,园子看上去真美啊 ! 树上残剩的叶子要一直挂到下头几场雪。发黑的园子遮不住碧色的寒天了 ,它晒着太阳恭顺地等候冬的到来。翻耕过的田地黑乎乎的 ,秋播作物长高起来 ,一片鲜绿……行猎的季节到了 !

我又像是置身于阿尔先尼·谢苗内奇的庄园 ,宅第很大 ,客厅充满阳光 ,香烟缭绕。人很多 ,大家的脸都晒黑了 ,吹干了 ,身穿短棉袄 ,脚蹬长统靴。因为刚刚饱餐了一顿 ,个个满面红光 ,围绕着眼前景这场猎事的热烈讨论使他们兴奋 ,但他们没有忘记把剩下的伏特加酒喝光。外面响起号角声 ,猎犬们以各自不同的音色大声吠叫起来。阿尔先尼·谢苗内奇的宝贝 ,一只善跑的细腿黑毛猎犬 ,爬上餐桌大嚼盘子里残剩的沙司兔肉。忽然

间 ,它惊恐地尖叫了一声 ,掀翻杯盘跳下餐桌 ,原来是拿着皮鞭和猎枪从书房来到客厅的阿尔先尼·谢苗内奇出其不意地放了一枪。客厅里的烟雾更浓了 ,而阿尔先尼·谢苗内奇却站在那里笑。

“可惜打偏了！”他挤挤眼睛说。

他长得高而清瘦 ,但是肩膀宽阔 ,身材匀称 ,五官像个茨冈美男子。他的目光有一种放任不羁的神气 ,动作很灵活 ,穿一件深红色绸衬衫 ,一条天鹅绒灯笼裤 ,一双长筒靴。他放那一枪吓着他的宝贝狗 ,也吓着了客人 ,而他却用他的中音嗓子故意一本正经地朗诵道 :

出发 ,出发 ,骑上顿河骏马 ,

把响亮的号角往肩上一挎 !

然后大声说 :

“行啦 ,可别误了大好时光 !”

我至今还能感觉到我的年轻的胸膛怎样贪馋地深深呼吸那晴朗而潮湿的一天的寒气。向晚我常跟着阿尔先尼·谢苗内奇的一群猎手出去 ,被猎犬们好听的合唱刺激得兴奋不已 ,它们冲进黑树林 ,奔上红丘或者那片叫响林的孤林——这名称本身就能煽起猎人的欲望。骑在凶悍、强壮、墩实的吉尔吉斯马背上 ,拉紧缰绳 ,你就觉得自己和它几乎合为一体了。它喷着鼻息 ,想跑起来 ,马蹄搅得铺在地上的厚而轻的一层黑色落叶哗哗直响。无论什么声响在落尽树叶的、潮湿而清新的树林中都会隆隆地传开去。远处有一只狗叫了一声 ,立刻就有第二只、第三只热烈响应 ,整座树林一下子喧闹起来 ,仿佛是玻璃的。在一片嘈杂声中砰地响了一枪 ,于是一切都沸腾了 ,而且向远处什么地方涌去。

“盯住！”有人拚命大吼了一声。

“哈 ,盯住！”这真叫人陶醉。你向你的坐骑大喝一声 ,就在